

“好日子在后头 vs. 好日子在前头” - An Issue on Teaching Time-related Expressions to Chinese L2 Learners

Karen Tang (卜皑莹 karent@uvic.ca) & Jun Tian (田軍 jtian@uvic.ca)
Department of Pacific &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四月廿七号的讨论会中报告人卜皑莹在作主题报告前先问了在座的汉语老师们一个问题：“好日子在后头”和“好日子在前头”，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说法？当时两边不相上下，大约各有二十位老师举手，包括有些老师认为两种说法都可以。如果连以中文为母语的汉语老师们对中文时间的表达方式都有歧见，就不难理解那些以中文为第二、或第三、甚至第四外语的学生们，在学习中文时间词时所产生的困惑感和挫折感了。

我们就是在教学中注意到对时间词产生困惑的不仅限于初学者，而且越到中、高级越明显，于是决定以此为课题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在美国，日本都有汉语老师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例如美国的姬建国教授在 2006 年发表的《语法学用失误与跨文化意识》一文中指出，中文学习者在学习时间词时，可能会产生所谓的“玻璃天花板 (glass ceiling effect)”现象。他进一步举出他中、高级的学生会造出“等我前年（后年）毕业了，我要去……”这样的句子，或者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 Post Modernism 是后现代主义，而 ex-husband 是前夫，step-mother 却是后娘。

我们很同意姬教授的结论：“看似简单而实则深奥的中文语言形式，实际蕴含着中国文化心理的取向和侧重”。其实用更简单的话表达就是：我们学生的母语——英语——是一个面对未来的语言，而他们所学习的汉语却是面向过去的。由下表可以看出汉语与英语时间指示语的对比：

汉语	英语
水平型 - 过去在前，未来在后	水平型 - 过去在后，未来在前
从 <u>前</u> 、 <u>以前</u> 、 <u>以后</u> 、 <u>后来</u>	We are <u>looking forward</u> to the arrival of Christmas. (Ahrens & Huang, 2002)
<u>前</u> 因后果、 <u>后</u> 会有期	We're <u>racing toward</u>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Nunez & Sweetser, 2007)
<u>前</u> 事不忘 <u>后</u> 事之师	I hope we get a chance to meet in the weeks <u>ahead</u> . (Yu, 2012)
<u>前</u> 不见古人， <u>后</u> 不见来者	

汉语的时间指示语有数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因为时间的限制，本次会议我们只针对讨论与英语更具比较性的水平型时间指示语。当使用这些水平型时间指示语时，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普遍认为未来在前面，过去在后面，即他们面对的是未来；而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则在心理上假设自己面对过去，而未来在后方。这种“面对过去”的语言特色，目前所知，全世界只存在于四种语言中，而为语言学家正式承认的，又只有南美洲的艾馬拉語 (Aymara)。汉语言学家们至今仍在为汉语的面向问题争论不休，主要是因为汉语中也有一些面对未来的词汇，例如：前途、前程、前景、前瞻、向前看、回顾、回首、回溯、溯回等。

本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分享，而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虽然汉语中的确存在一些面对未来的词汇，但是数量不多，而且这些都只是与时间相关的词汇，并不是真正的时间指示语。我们想借此机会特别指出汉语时间指示语“面向过去”的特色，并呼吁初级班的老师，在教授“以前、以后、后来”这类时间指示语时，不要只把它们当作应该死记硬背的生词来教，而是多花短暂的几分钟时间为学生建立起汉语特殊的“时间坐标”概念。这样就可以帮助学生，对汉语中的时间词建立更深层的认知，避免日后遭遇玻璃天花板的问题。

后记： 特别感谢讨论会中刘学顺与杨丽琼老师的指教。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面对未来”的词汇只有大约十个。这些词汇为何与其他时间指示语有不同的坐标？这是否受外来文化，例如佛教的影响？还有，虽然我们可以确定汉语时间指示语具有“面向过去”的特色，但是在使用其他与时间相关的汉语词汇时，是否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方位呢？这是一个很复杂，也深具挑战性的课题，我们正在作进一步的探讨。要是您对我们的相关论文有兴趣，欢迎跟我们联络。